崇百藥齋續集

崇百藥齋續集弟三

陽湖陸繼輅祁孫

牽牛花賦

猗閒庭之小草有籬畔之牽牛託嘉名於河鼓舒柔條於勁秋感匏瓜之久繫念良會之阻修奚天漢之可涉步階墀而莧猶於時玉露西華冰輪返駕翠黛連娟綠鬢低亞乍現影於優曇遽委形於瓜枷詎朝暉之不接兮隱幽姿之速化刻移陰於曲檻兮悟榮枯之代謝彼羣卉之自炫兮孰芳華之可貴儻塵夢之易覺兮佇星辰於今夜亂曰涼風兮吹衣望靈鵲兮來遲顧引蔓兮

湘竹紛別淚兮帝妃諒離居兮自古匪獨處兮在茲

絡緯賦

伊秋人之無寐兮紛百感之忉心有蕭蕭之絡緯兮答哀響於孤吟翳片葉而爲安兮奚喧喧而不已豈宵杼之罔顧兮迫寒侵於在己維春鳥之催耕兮亦中夜之啁啾諒棲隊之易遂兮抱盈歉之隱憂羌物小而志大兮懼多言之見尤彼鷹鸇之斂翼兮方喣嫗而爲德汝既不與螟蛉以爲羣兮宜含貞而守嘿毋強聒以終宵兮愴僑居之淒寂

百衲琴譜序

吾友江陰祝百五丙季嘗集李玉溪詩句爲詞余從其

子長見所鈔本讀而工之殆忘其爲集句也因戲署爲百衲琴譜云憶余昇丙季定交在乾隆己酉之歲丙季兄子常年二十有七最長次張宛鄰次吳仲甫次丙季次莊傳永次丁若士次余及余從子劭文爾時識疎而志大挾其一隅之見幾以爲天下士盡於此矣久之子常女兄之壻薛畫水來自無錫宛鄰之兄皋文暨皋文之友惲子居歸自都下而李申耆吳仲倫最後至此十數人者其所自期待昇所相勗勉豈嘗沾沾求以文辭自見哉已而仲甫溘逝畫水皋文申耆先後成進士留官京師亦卒不顯子居令浙東尤見摧抑其他諸子昇余各謀衣食於四方於是始有身世寥落死生離合之

感動乎其中思托於洸洋恣肆鏗鏘清越之文以自抒其鬱勃慨慷之氣蓋至余及子常之年諸子皆憮然顧爲文人以自慰於沒世矣雖然文之爲物亦頗爲造物所矜惜書冊所載司馬相如揚雄之徒下至蘇軾秦觀輩或坐致窮困而王勃李賀至以夭死論者遂目爲禍人之具故自皋文傳汞子居之亾二三子意思衰颯或多病即於文學亦稍頽矣嗚呼豈天之生此數人者初未嘗措意耶抑恐其文之成將抉摘幽隱足以洩天人神鬼妖魅靈怪之秘而百計以殄其澌滅耶昔者李元賓年不及三十德業未有成就而退之銘其墓乃以爲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自非退之之言足以取信

於百世亦孰從而知元賓者今世既未見退之其人無可托以身後而一時無聊遣日比於博奕之所爲或反不幸而不昇草木同腐則後世之見知將在乎是嗚呼不其可悲也哉嘉慶庚辰余司訓合肥其明年晝水來守廬州丙季偕至敬其從前所謂鬱勃慨慷之作散佚殆盡而集句之詞以其子私錄之故廑存余頗懇其不自收拾丙季笑而無言嗚呼孰使吾丙季遺棄一切乃至自比於漢陰河上之倫以終老耶則雖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將並世之人有所不能信而千載而下復何論耶因又自恨吾文之不足以傳吾友而皐文之歿爲造物者有意奪其魁以撓敗之非偶然也雖然以皐

文之學之成誠無憾於命之不延而傳示表裏純白確然負入道之資已奪其年又斬其嗣抑又何耶余既賢長能輯錄父書益感念先友泫然流涕聊追昔蹤書之卷端以訊畫水丙季其亦有相對汍瀾而不能自已者耶

冶秋館詞序

僕年二十有一始學爲詞則取鄉先生之詞讀之迦陵彈指世所稱學蘇辛者也程村蓉渡世所稱學秦柳者也已而讀蘇辛之詞則殊不然已而讀秦柳之詞又殊不然心疑之以質先友張皋文皋文曰善哉子之疑也雖然詞故無所爲蘇辛秦柳也自分蘇辛秦柳爲界而

詞乃衰且子學詩之日久矣唐之詩人四傑爲一家元白爲一家張王爲一家此氣格之偶相似者也家始大於高岑而高岑不相似益大於李杜而李杜不相似子亦務求其意而已矣許氏云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凡文辭皆然而詞尤有然者僕乃益取溫庭筠韋莊以至王沂孫張炎數十家讀之微窺其所以不能已於言之故而同時又有臯文之弟宛鄰及左杏莊惲子居錢季重李申耆丁若士家劭文相與引伸張氏之說於是盡發溫庭筠韋莊王沂孫張炎之覆而金元以來俚詞淫詞叫囂蕩佚之習一洗空之吾鄉之詞始彬彬盛矣自是二十餘年周伯恬魏曾容蔣小松董晉卿周保緒趙樹

珊錢申甫楊劭起董子誂董方立管樹荃方彥聞又十數輩皆溺苦爲之其指益深遠而言亦益文駸駸乎篤張氏而上而倡之者則張氏一人之力也僕既好持張氏之說以繩天下之詞鮮所當意初見上元韓君亦山作心亦弗善也而屢攻其短亦山不爲忤久之過余曰曩子所攻悉去之矣子視吾近日之作何如此在亦山可謂舍已從善矣不知僕固非能詞者凡論詞皆因張氏其去勦說雷同幾何雖然吾聞入道之器厥有二端一曰信道篤一曰改過勇二者固皆主乎因而不主乎創者也然則吾與亦山方將相勉以求仁徙義之大而又何文辭之末之足云也哉既別去稍次先後往復之

語書其冊歸之

孟塗後集附錄序

劉君孟塗詩前集十卷南城公爲之刊版粵中又十年而後集編成不翅倍之可謂勤矣然人徒驚其詩之富或未知其存詩之嚴也余嘗叩以贈某人賦某物詩皆安在則已汰之矣余意惜之因勸孟塗別編後集附錄以存其不甚自慊之作昔桓譚有言凡人忽近而貴遠吾見好事儒者於古人之文既校訂其全集又求其孤章斷句甚者牽率附會曲爲之說以存其一言半辭而不知彼其人自定之初固皆簡之又簡以蘄盡善而會摭實采求益之見者也他日者孟塗往矣後之人讀其

遺書惟恐其易盡一旦復得其附錄之本必益誇詫以爲秘籍有借鈔而靳不肯出者人情往往然也然則士之絀信貴賤固非並世所得而論定者哉

長洲程君詩序

江以南文學之盛吳門蓋居其半余最初識蔣氏兄弟以次獲交於董吳彭沈諸君當其時不知合并之難也自來合肥獨居深念諸君子決無有舍其湖山朋舊之樂千里遡江而來者於是悽然有離索之感一日得程君赤霞於蕭寥岑寂之中卽其人錄錄無所短長猶將日舁游處以寄其悲思而況賢而工詩舁所習諸君子相上下者哉人之嗜好不能其喻夫文之於學直豐林

之一株而詩之於文又喬柯之片葉耳然而自古魁偉
闊達之士有濡首溺志終其身爲之而不厭者矣豈皆
以遇之窮而藉以抒其湮菀之氣耶彼陳思昭明身爲
天子之弟若子則又何所不可好而盡心於此如是其
專且勤也道光元年
詔開恩科鄉曲之儒無不勤習所業以求一當而赤霞
方自改定其詩七月既望猶未有行意同人促迫之乃
以稿本留置余所請爲之序塗次又作書申言之吾既
喜赤霞之來足以慰我岑寂而又怪赤霞之嗜好僻異
恐詩能窮人之說或將於君驗之也聊書卷中俟其返
而規之

七家文鈔序

嘗論賢人君子其才分各有所優絀而或挾一端以自引重則荒江老屋之閒有薄卿相而不爲者矣夫文之爲道非所云一端者耶然而廬陵眉山南豐新安而後歷金元明之久廑得震川荆川遵巖三家欲求一人而四之雖劉王兩文成或且退然未敢自信況其他哉我朝自望溪方氏別裁諸僞體一傳爲劉海峯再傳爲姚惜抱桐城一大縣耳而有三君子接踵輝映其閒可謂盛矣然世之沈溺於僞體者固未嘗一日而息朱梅崖所處僻遠彭秋士年少心孤口衆徒能自守而已有志之士所爲慨息也吾常自荆川之歿此道中絕後有作

者復趍於岐塗以要一時之譽乾隆閒錢伯坰魯思親
受業於海峯之門時時誦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張皋
文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据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蓋
皋文研精經傳其學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
其學由博而反約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澄然而
淸秩然而有序則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荆川遵巖又
上而求之廬陵眉山南豐新安如一轍也夫君子之於
學也期與一世共明之而非以爲名也非以爲名則自
爲之與他人爲之無以異也以二子之才與識而治古
文實自魯思發之君子以爲魯思之於文也賢於其自
爲也嗟乎魯思惜抱以老壽終而子居皋文齒猶未也

乃皆不幸溘逝遺書雖盛行於世學者猶未能傾心宗仰每與薛玉堂畫水言之相顧浩歎畫水因出其向所點定二子之文又吳德旋仲倫所選梅厓秋士文各十餘篇益以桐城三集以命繼輅俾擇其尤雅者都爲一編目曰七家文鈔聊以便兩家子弟誦習云爾非謂文之止於七家與七家之文之盡於是編也異時有志之士效法而興起者日益衆

皇朝之文將如班固所稱炳焉與三代同風則雖以此書爲乘韋之先吾知七君子者必欣然樂之不以爲忤也

徐壽伯詩序

昔人有言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此非獨吏之自言也彼未嘗爲吏者亦且見爲誠然而莫之非也則試以江北之吏言之其以循良自表見而余獲與交者三人焉曰李申耆查伯葵劉介純之三君子者於縣無廢事而詩亦日益工且多則何也論者又曰此其人之才之爲之也其才嘗餘於事故得以餘力爲詩斯言也於仕優則學之說差近焉然吾猶以爲淺之乎言詩也今夫欲工其詩者必先自治其性情夫人而知之也吏可不自治其性情乎吏不自治其性情其才者必以擊斷健酷爲之而庸者遂至於闒宂闇鄙而與民相齟齬故當今之時不求循吏則已苟求循吏則必於詩人求之矣何者

治性昇情之道未有徑於詩者也及門徐漢蒼壽伯合肥之能詩者也會舉孝廉方正科將引見於
天子而試爲吏於是昇壽伯友善者咸戒壽伯學趨走應對讀律習會計以待用而勿復爲詩嗟乎此數者何必非吏所當習然皆吏之末節也吏之本性情而已有芬芳悱惻之性情而後有愷悌慈祥之治行理之自然不可强也抑生將闚究闇鄙以爲之耶學趨走應對習會計足矣無所事律而況於詩若自以科目之異於衆而薄西漢酷吏爲不足法必且優柔饜飫使民歡欣鼓舞日遷善改過而不自知而後於吏職爲稱則非律之所可恃矣論語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聖人之言顧不

足信乎生其益求工其詩焉可也

史半樓詩序

往余讀莊周列禦寇之書怪其言曠然無垠旣以天地爲逆旅古今如旦暮而又汲汲焉著書若惟恐意之不盡於言言之不極於文者何邪後讀史記則又明言罪廢之餘懼文采之不克自見其論虞卿至以窮愁著書爲可幸因而益推之長沮桀溺接輿之倫彼雖有激而逃深自匿晦猶冀一言之得通於聖人藉以有聞於後世而丈人荷蕢名不可得而知乃出于不幸而非其處心積慮蘄至於是而後快也且夫人與人相接而後有聚處之樂有聚處之樂則必有離別之悲有離別之悲

則必有箋疏之往復以接其闊絕而通其忱愫又況我之於我一旦將委棄於亾何有之鄉離別之悲莫悲於此矣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他日負手曳杖呼子貢而告之以夢其情一往而深長而富貴豢養之徒反能恝然于恆幹一任其草萎木腐而不之惜吾且孰爲賢乎然則莊周列禦寇之嬌言之者乃其悲之不可制而譁言之者也合肥史臺懋半樓有高世之識自其弱冠時卽不習進士業今六十餘矣飢寒之不恤而寢興食息壹志并力以爲詩其詩或偶得一二語曉夕吟諷遲至數月而後成之葢孟郊賈島之流詩人之獨行者也一日懷其手錄之本視余而求爲之序且曰吾老

矣恐他人刪定吾詩不若吾自知之審也嗟乎以半樓之泊然無所嗜好而獨拳拳於區區之一編是余所論莊周列禦寇又得于並世之人而一徵其說也君雖老尚盎出其胸中之所藏以與後世相見乎後世讀君詩者宜將有感於余言

盛子履詩序

余觀近人別集頗以序爲重而交游之衆多者乃至五六人爲之惟桐城姚刑部惜抱軒集獨無一序夫以刑部之虛懷取善豈謂並世之人無足爲吾之序者而甯缺之邪抑自以文恉幽隱未易喻之他人而姑有所待邪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後之人讀吾之文而知之而

好之而漠然置之則皆非吾所舁知者而奚以序爲邪往者惲子居爲瑞金令瑞金有詩人謝枝崙者性好與人忤其詩爲一縣人所非笑獨嘗屬書質之子居子居先視其序序甚蕪穢遂擲去已復於亂書中得之辭意古澀讀至盡急造訪其居而謝君已先一日死子居悔恨時時爲朋輩言之以自訟然則序之佳惡宜亦君子之所愼擇者邪且序者序明此書之恉也文學如子夏親受業於孔子而序其本朝之詩其爲知之之審無惑矣然而關睢后妃之德洽世之音猶不能無異說等而下之鄭衛之風謠信皆懷忠感遇思賢憤俗之所爲作邪雞鳴草露信爲蕩子佚女期會之時與地邪蓋至今

未有定論也嗟乎三百篇聖人所手訂學者尊而目之曰經童而習之老死而無所適從又況儕輩之所爲猝焉而求之漫焉而應之不幸而值豪情盛氣如子居其人幾何不相遭于一擲也吾友盛大士子履負詩名垂二十年凡其所作刻而行于世久矣一日以書索序於余未報又一再促之因念子履平生故人同門同歲薦位聲譽昭然在人耳目者不可一二數而子履不之索何邪豈以余爲能發明子履之詩之恉邪余於童而習之之經且未能決然守一師之說而顧能論定子履之詩邪昔顧亭林深譏好爲人序余心善其言而不能從違心徇人之作不勝其多而於子履若有所靳子履或

反聞而喜之以爲不言之言乃深於言者此則子履之重失而非余之咎焉已

淝水蘭言錄序

陸子司訓合肥選其弟子員之詩都爲一帙目之曰淝水蘭言錄而序之曰士有舍一切可以致富貴之具不爲而獨爲其所好者有一切致富貴之具固嘗爲之倦而息獨爲其所好不厭者亦有非所甚好誠樂乎其名而爲之者夫樂乎其名而爲之則必有人焉導之以至於好之之篤而後其人之成之也與生而好者無以異今夫樗蒲博奕之戲廢事而失時夫人知其不當好也有人焉日夜誘致之不已嘗試爲之其後陷溺而不知

返有甚於生而好者矣何者性移於所已習而快意溢於始願也合肥自龔端毅李文定以詩名天下既殁而詩人之生緜緜延延不絕於代嘉慶閒左中丞輔陳司馬斌劉太守珊相繼以詩人宰縣此三君子者固皆以己之好之而導人之好之者也而余之來適乘其後益嘗論之唐之文莫賢於韓愈氏此後世之言也若並世之人則皆駭怪而非笑之以公之天縱於文豈復爲流俗所搖動然已不勝獨行無徒之感下此心孤氣沮爲之不竟以至於泯沒而無傳者殆不知凡幾也今則不然一篇之成一韻之叶小稱意必小稱之大稱意必大稱之因而知交傳誦鄉里詫觀大足以悅親小足以娛

友精足以修治其性情麤足以發抒其意氣鍾鼎無以飫其旨甘軒冕無以燿其膏澤此非所謂快意溢於始願者邪而有不溺心壹志以為之者邪為之而底於成豈有異於生而好之者邪余僑居於此四年矣所識詩人殆遍有雖列弟子員余答以儕輩之稱者有初與為友後以薦舉特科故得以一日之長臨之者有及門受業者凡若干人詩若干首其齒長於余又不隸學官籍詩雖工不以列於編余於是招諸生而告之曰諸君之於詩固生而好之無藉余之導之者尒雖然詩之盛不盛於生而好之者而盛於導之而好之者蓋生而好者不多覯導而好者無終窮也吾聞豪俊之士日受千金

之贈不以動乎中而流溢於知已之一言性情之所孚意氣之所感激其故不可得而言也繼自今必有樂乎此而爲之者諸君其慎所導矣

七人聯句詩記書後

前明成化中楊循吉君謙官禮部主事引疾將歸其友王仁甫古直徐寬栗夫陳章一夔王弼存敬侯直公繩趙寬栗夫餞之酒閒聯句成五言古體詩二十一韻又互相贈答成七言絕句二十一首君謙爲文以記嘉慶六年七月姚春木得之都門廠市以示吳穀人先生楊蓉裳張船山並爲之序今爲薛畫水所藏余以是年五月出都初未之見越道光元年司訓合肥畫水來守廬

州始出以相示而數人先生蓉裳船山已先後歸道山矣夫以予之孤子於世而區區一編校訂題跋收藏之五君子乃皆及接桮酒殷勤之歡不可謂非幸矣然余既辱諸君子忘年之雅而春木齒最少雖余猶以弟畜之乃亦杜門逾十年人事牽率繼見不可期又況委其極軆如三君子者哉余方善病如君謙有蒲柳望秋之懼而盡水年過古直他日獲展是編感念存殁唏噓而流涕者又將屬之何人耶彼七人者其先我而念之矣

孔氏世譜書後

自孔子至霸十三世漢封褒成君霸曾孫均改封褒成侯按漢書元始元年封均孫損改封褒亭侯永元四年損曾孫羨魏封

宗聖侯（黃初三年）羨子震晉封奉聖亭侯震來孫乘元魏封
崇聖大夫（延興三年）乘子靈珍改封崇聖侯（史作珍太和十九年）靈珍
曾孫長孫北齊封恭聖侯（此下應記周武帝改封鄒國公而譜不載）長孫子
嗣悊隋封紹聖侯嗣悊子德倫唐封褒聖侯（貞觀十一年）德
倫孫璲之改封文宣公（開元二十七年）璲之九世孫宜宋封衍
聖公（史言太平興國二年宜嗣文宣公至和二年以祖諱不可爲爵詔封宗愿爲衍聖公與譜不合）宜
曾孫若蒙隨高宗南渡居衢州襲封衍聖公者四世而
若蒙弟若愚留守祠墓至若愚曾孫拂元封衍聖公旋
以非嫡嗣罷封拂曾孫浣復封魯郡侯浣子思晦復封
衍聖公自思晦至今二十世慶鎔於孔子爲七十三世
並封衍聖公於虖司馬遷可謂智足以知聖人矣當漢

武之時世主之尊顯孔氏未至也節惡知君子之澤之將與天地相終始乎而遷決然列之世家至趙宋有天下膺上公之爵久矣而王安石反以為疑智者見於未顯而愚者昧於已然相越豈不遠哉道光元年八月同官孔君昭焱以世譜見示輒錄其歷代封爵如右並書數字於後而歸之

玉楸藥解後序

右玉楸藥解四卷萊州黃元御坤載著坤載負異才少時志甚盛會病目俗醫治之而喪其明自知為造物所廢一旦盡棄其經世之學而學於秦氏淳于氏著書數十萬言余所見素靈微蘊長沙藥解及此凡三種夫藥

之有性原其初旣不能盡知所以測之之故後之著書者又雜引仙經釋藏稗官小說街譚里諺以矜奇炫博無稽之言與先聖之所手定相亂而不可辨雖有國工亦無由盡得之目驗以闕一世悠悠之口然則長沙之所未經用者其性益難言矣抑吾聞聖人之作易也以陽爲體以動爲用後儒不察誤以爲用陽而體陰用動而體靜醫者習聞而信之滋陰之說由此起矣嗟乎生人之疾未有不由於陰盛陽衰者也衰而至於盡則死矣死而冥然之質具在也是得謂之體乎請言五藏土之生金也五行之序也木之生獨非土乎雖然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故土者萬物之所自生而

火又土之所自生也火自有體而非以薪爲體也腎者受諸藏之精而藏之者也水之器也水自有體而非以器爲體也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無令滲漏而已非以水之斷盈爲器得而主之也故腎無有補法也心氣盛則土厚而膏生中樞運則金潤而木茂四藏各率其職以輸精於腎腎之所藏充溢至足蒸然上交於心而疾之生焉者寡矣滋陰之藥必先損脾脾土既菀木乘其敝不得不求助於心心不勝其求則將離而上縱爲欬爲喘爲多暈眩爲歐血清之則速滅其焰溫之則益助其熾雖有扁倉亦無如之何矣黃氏之書世不盡傳然觀其論藥進蒼朮益智而黜地黃則扶陽抑陰之恉昭

然可推而知矣余慼其殘廢之餘不改利物濟人之志爲序其後以諗學易之君子彼俗醫承訛襲謬溺惑既深殆未可以口舌爭也且扶陽之過禍小而變速滋陰之過禍大而變遲自古陰柔之小人亾人家國如張禹胡廣之徒微獨己不任咎卽受其害者亦豈易覺悟哉

送錢巨源序

廬州故通都大邑自余之來終日杜門乃如深林窮谷隙地半畝春夏蒔花秋冬種菜聊以自勤盖爲此寂寂者四年於茲矣前年從孫君澤申佑沅薌先後來省留數月輒去去年毓茲來留稍久而錢君巨源繼至自二月至於十月每篝鐙夜譚鄉音譁笑一室欣然忘其身

之在客也錢氏世有顯秩而家不贏先外舅官河南數縣其歿也外姑僦宅以居不能致名師教子而巨源與弟丹叔並力學以文行有聲已而丹叔病廢巨源爲蜀游無所遇歸益貧過視其女兄意恬然也莊生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而喜況其親而賢者邪巨源之來何暮也夫仕非爲榮利也苟教澤可及於民而祿足以周其宗郤君子常久而安之今校官與弟子員不識面者十之五六俸祿所入裁給妻子蔬布之需而懷人送別之感又時時摧傷其懷抱雖使曠達豪邁之士處之鮮不仰屋而歎者此豈有所歆羨慕悅而然邪自余始來刺促殆不可終日吾友查梅史教以十年爲期而後身心

以甯然每聞故舊子弟生計窮蹙蒼黃謀衣食於四方不能致力於學因而夭枉其材器者且衆則覺日咄咄恨無以收恤而成就之而區區蔬布溫飽之資即又不免於伐檀詩人之誚豈非進退失據於義兩無處焉者邪巨源既負過人之才又家風淹雅

賜籍具存余能供其事育之求俾益竟所學成就何可意量若乃喜其來惜其去此鄉里聚散之常而廑以施之親且賢者嗟乎巨源爲可悲也巨源留此九閱月知余無可爲計有舅女之壻周君官湖北知府遂往依之瀕行索贈言爲別夫贈巨源則無過力學之一言矣而巨源方有所不暇念終無可塞其意姑以余之慚負於

巨源者述之篇亦使周君見之知舍親而就疎非巨源始願之所出也

答某公書

來書援宋儒之指責某生以自取某生無可復辨雖然責人之言不以其人之無可辨而卽爲定論也昔者曾子之母方織而有來言曾子殺人者母驚投其杼下機而走已而知其誤歡然而歸固已如浮雲之過太空矣乃仲冉游夏之徒聞而造於曾子曰日者有妄人之言至驚母氏之起居且幸無恙雖然吾子誠未殺人殺人誠非吾子竊意吾子居恆必嘗有恩怨報復之念起滅於隱微之中與夫强悍狠戾之色間流露於不自知而

後氣機之感召有以致此也不然流言之來曷不於他人而於吾子也嗟乎物自蠹而蟲生斯言豈不彰彰有理哉且人之言曾子殺人也特誤聞之而誤傳之耳非有怨毒於曾氏而欲傾陷之也而曾子已無由自明其曾無殺人之一念又況讎言忌口朋比造作必求致之無可解免之地而後已者乎夫史冊所載奇謗冤獄累世有之皆明公所熟聞僕特設爲諧語以質之左右幸更身處而稔思之若以某生無可置辨遂自許爲定論則三代已下信無完人矣

上孫撫部書

平叔先生執事承諭將以來年開局纂輯省志江北分

設布政司使已歷
三朝而專志未成此誠事之必當行者遲之又久夫其
或者有待於執事邪竊嘗論之作志之要約有三端曰
地圖曰地事曰地俗周禮土訓注說九州形勢山川所
宜告王以施其事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其言
至爲詳備而後儒議其未盡非也九州形勢卽所謂形
勝阨要邊腹衝僻之類地圖是也山川所宜第舉民食
之大而東南之竹箭西北之琅玕可推而知地事是也
至如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幽燕沈勁吳楚剽疾此乃誦
訓所掌地俗是也三者具而靈徵沿革之志職官選舉
之表戶口會計之簿皆其易爲者矣夫辭章考据時有

屈信圖志之作事無偏重然或詳考大庭之庫而意忽於二陵雅工麗藻之篇而文緐於序事撰之體要厥失維均甚至採摭亾書不言引自何籍旣樂簡率亦便改竄偶一繙閱殆成通病如武功縣志世稱馬班復生寥寥七篇紕繆不可悉數執事暨雲汀方伯並以經術起家又久在史館克備三長對山浮薄之才何足爲鑒然繼輅之愚以爲創始難大賢爲之尤難蓋創始則後之所因大賢則責之者備其道惟在得人而已若持尺一之書即與操筆之列人多見雜徒事喧爭爲總纂者任勞則易任怨則難遷就依違勢所必至方今瑰辭樸學若李申耆丁若士莊卿山宋虞廷沈文起董晉卿方彥

聞吳山子周伯恬顧蘭崖張彥惟及繼輅兄子耀遹十數輩以兩大賢爲之主隆其禮幣度無不欣然就道如石濬川之於河陽軍節度者而又各任所長毋似新唐書之易置則此書之成必能上合周官二訓詔王之恉而下厭海內先覩爲快之心遲久有待之說繼輅豈苟爲諛辭以取悅執事哉伏惟執事延攬名才驅策羣力以人事

君之事方與未艾而小用之而小效輯志亦居其一矣繼輅辱二十年相知之雅不敢以位卑言高爲戒冒瀆尊嚴臨封惶悚

與吳仲倫書

仲倫尊兄足下寒夜讀文集十卷竟嚼冰咽雪未足為喻私心論之以為徹札之勇不如子居而經營之迹盡泯繞梁之韵不如姬傳而渣滓之積已化此由足下逸情高致超軼塵濁故文格肖其為人殆非學力之所可及也論文諸篇俱有精鑒然亦有似是而實非者姬傳續出之文頗有違心徇人之作而序惕甫集為尤甚足下服姬傳過當知其言之失而將蒙不知文之誚也曲為護前之說以為反言譏之夫君子之於文也惡有所謂反言者哉昔孔子之美顏子蓋嘗反言之矣旋自解之曰於吾言無不悅其戒端木子亦嘗反言之矣即正告之曰夫我則不暇使孔子當時遂反言之至今讀論

語者且未能灼然知不違之非愚又安能知方人之爲無益哉故君子之於言無所苟也姬傳之譽惕甫爲不知文邪吾知其非也爲知之而姑以諛辭厭其請邪後世誤信其言雖日取惕甫之文而讀之而師之其咎亦止於破壞文律而已也自足下之論出而操觚之士諂事顯達恣爲面欺理絀辭窮則皆有以自解曰吾固反言以譏之如姚姬傳之於王惕甫云爾而姬傳又素所稱剛且介者則其流弊復何可救正乎夫古今之文辭恉幽隱莫過於史記然微而顯曲而有直體封禪平準諸書具在百世之下無不曉然於神仙之不可求貨利之不可黷彼於國家之事猜雄之主臨之在上猶不忍

反言以誤後世今於朋友之親文字商榷之細何所顧忌何所畏葸而爲是反言也既反言之矣而又曰我譏之也君子立言合乎此則距乎彼安有依違遷就於孟子韓子楊墨佛老之閒以取容悅者乎何其心勞於作僞也向者舉文之論文也以足下與洋濱相提並論然其言進退予奪昭昭可辨予居論文以足下與惕甫相提並論即不免小徇委滄之意繼輅嘗讀之而不能平繼輅於足下及惕甫洋濱皆有平生之故何所厚薄於其閒而獨爲足下爭名哉誠懼後世作者無所適從而文律紊亂而不可治也今足下欲正惕甫之文又欲文姬傳之過將以一言兩利而俱存之葢未之深思也且

足下引韓子之文爲証則又不然樊紹述文表牋狀策以至器物雜銘都六百十一篇之多度其文有故爲艱澀者有文從字順者韓子恐後世好奇之士或誤取之也故極言其所長而匿所短不論此其微意也至所傳之一篇反在乎所短則紹述之不幸也韓子曷嘗反言之哉其贈盧仝曰獨抱遺經究終始其餚陳京曰怒其來之不繼夫束三傳不觀將何涂之從以求經意於其暫來猶情不相接豈復怨其來之疎此皆反言之而自見者也紹述墓誌何所示意而知其反言邪使彼并此一篇之文不傳於世卽反言正言孰從而辨之邪足下乃謂姬傳之意讀惕甫文者自當知之姬傳何由知惕

甫之文之必爲後人所見而俟其自悟邪如不幸而不傳其虛譽固已在天壤矣繼輅觀惕甫他作自有不能泯滅者不必齗齗於古文之一塗挾姬傳以自取重姬傳既已違心徇人亦不足深咎惟足下此論阿諛逢合之徒將恃以爲口實故特辨之如此恃足下厚愛言之太過亦不復塗改倘蒙採聽將皤然去其故譚而益愼其新著俾得附於門徒校勘之役幸甚

與徐季雅書

季雅仁兄足下書至知喪舟於仲冬廿八日渡江而繼輅得書在嘉平之二日紀綱仍還太平故不時肅復瞻望悲惋如何可言閣部尊兄銘幽之文 京朝大官濡

筆以俟者且衆而足下愼選及於繼輅此豈無所見而然邪繼輅於閣部爲故人爲同歲爲屬吏義不當辭矧閣部以通經擢上弟遂歷通顯足以勸樸學而伸士氣尤吾文所託以增重者邪向者長洲尙書之葬也彭績秋士爲之銘大庾相國之葬也惲敬子居爲之銘以二公之德位所託以身後者乃出於布衣下吏之手繼輅每讀其文未嘗不歎兩家公子之孝其親爲流俗思慮所不及也自秋士子居之亾才儁之士深通古文義法者屈指可數而足下實其一意中所欲得之文豈即繼輅所能造之境是以承命之下不自知媿懼之交集也齊梁碑碣陳陳相因內行閔曾勳名周召譬之畫像有

衣冠而無面目韓愈氏作始各肖其爲人所謂起八代之衰者此也以閣部操行之無疵受任之逾等按年而書之累數千百言不足以盡愚以爲皆可略但大明爲學之宗惟而

睿廟知人之哲

今上眷念舊學之隆百世而下亦曉然共喻家修之士益以稽古之榮相勗勉而命數之說不得參爲斯爲有用之文矣足下如以爲然可出閣部平生譔述無論已成未成錄目見寄一聽繼輅之所爲繼輅雖不敢遽自濟於秋士子居固將竭其愚心以副足下選擇之意而報閣部二十年相知之雅此亦當仁不讓之一端也至

卑賤之說非足下之爲見故不復陳謝惟垂鑒不宣

記蜂

有蜂營巢於窗檽去主人讀書之座不及三尺饋食者以告且曰急去之是能螫主人曰否汝觀其巢如蓮房之初茁於苞蓋已數日之役矣而曾不余螫乃今將實汝之言而改其度耶吾固不毀其巢而彼安所用其怒耶汝休矣饋食者怏怏去主人每日締視之其營巢甚勤一往一返一緯一經終日不得息踰月而巢成今而後吾可知矣主人曰唏此危機也吾昇爾兩失之於是呼蜂使前吾昇爾言爾之有毒非爾所欲天畀爾性非爾之病雖然以爾之偶不吾螫而吾且以爲德之化耶

以吾之偶不爾逐而爾且以爲悖之福耶賦形者氣耶罰惡者帝耶爾自挾其毒而禁人之去其害耶吾之爲禍猶小而爾之殃不已大耶吾言未畢蜂歸於房質明視之虛無所藏唏其行矣乃作歌而送之歌曰蜂之來兮我無爾虞蜂之去兮爾非我驅願終去爾螫人之具以全爾之軀兮

記夢

道光三年十一月十七夜夢少鶴過訪知其死也執手而哭哭已少鶴出遺疏相示有臣患怔忡病中見鳥飛花落輒心悸欲絕而雷霆起於座隅反不驚怖云云覺而思之不解所謂余以嘉慶四年識少鶴於虞廷許年

皆二十有八其明年余舉於鄉虞廷舉京兆而少鶴充副榜貢生又五年少鶴進士及弟又十二年侍
學上書房又五年以內閣學士督安徽學政又一年卒夫賤而生貴而死人之情果孰爲愈乎抑死者不可復生而生者終至於死初無所爲同異乎君子處世善善而惡惡其爲學定是非察誠僞昭然如黑白之不可亂及其夢也迷悶恍惚不可思議夫夢未至於死而已大變其旦晝之淸明則所謂不可亂者皆其暫焉而不足較者乎耳之於聽一也或聞蠅行如牛鬭或不知雷而抱子於堂則將窒其聰以游於希夷之鄉而耳目之官舉可廢乎嗚呼莊生之說自此起矣

記丹谿私印

有以竹君藏研求雕者故長生無極瓦當也索值四金余不能償遂攜去漢瓦誠可寶貴而余轉以朱學士故尤惜之已而聰應買得青田石印一持以視余文曰丹谿圖書丹谿者李君孚青康熙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官編修數年文定薨即不仕好爲詩有野香亭盤隱山樵二集集經漁洋山人點定頗不甚工獨其人超佚出塵宰相之子蓋未嘗有也因戒聰應藏之吾家舊藏一盤溼翠可玩背有紫色楷書一德格天閣製六字余十二三歲時初讀宋史屢欲槌碎太孺人笑禁之後從儀徵尚書游道場山歸雲菴菴僧出所藏孫太初以來名

人手蹟數十種求題名中有草書署名塗抹不可辨視其印則蓉江也夫丹籞龎解聲律以重其人故遺物已不忍磨治而檜與支華乃至爲童子浮圖氏之所唾棄豈非好善嫉惡本於性之同然者耶聰應年十五丹籞已舉於鄉科名遲速有無不可知要使他日見汝私印者曰此某故物某孫其本生之父曰某世其家學者也謹藏之斯可矣區區篆刻之工豈足拒龎砂大石於百年之後哉

茱百藥齋續集第四

陽湖陸繼輅祁孫

銘　贊　書事　墓誌　壙誌　權厝誌　哀辭

行狀　祭文

初學書研銘

初學操管丹黄雜施其點畫之拙劣謂是童子之所爲今寖孫矣亦無以遠過也研乎學猶可及邪

蘿莊聯吟研銘

蘿蘿烏戀故林硜硜石稀知音夫已愚婦尤甚

試研銘

長沙傅邪江都相邪研不得主孰爲艮邪

嬌女傭書研銘并序

橫艾敦牂之歲子辨子濤先後以省覲旋里凡上官箋啟及朋舊書疏悉命兌貞代爲之其書端勁服潤無閨閣氣旣以此研酬之復爲之銘曰

一門羣從無一人善書善書者乃汝也雖然不爲雕琢曼辭以邀一日之遇研爲得主矣

綠端研銘

孤吟日將夕碧雲墮爲石

塡詞研銘

憑言者石邪通辭者琴邪水之若若而雨之淫淫邪研乎是則汝之所當砭邪

頤隱齋銘

頤之象辭愼言語節飲食節之云爾非粒之絕愼之云爾非舌之結於虖將全吾之軀以終默乎抑竭其辭以俟君子之擇乎彼老氏之爲教豈余心之所適乎

印規銘

此矩也曷名爲規規者所以匡正者也或毀方以爲之觚哉之所爲刺也

兩晉名賢贊并序

楊生方訓讀晉書卒業問於余曰王太保列名臣之首傳嵇待中標忠義之始篇二公者豈惟典午之彥其殆百世之師乎余未有以應也他日又以爲言迺仿袁彥

伯三國名臣之例而小變其體裁爲贊十有六章非敢進退古人聊紓向往之衷比於盍各之義其辭曰

雪涕游山角巾歸里猶嗟太傅去人遠矣戎衍誤國胡廣之徒惟君見微抑其朝華鄰敵引觴遺碑墮淚尙詐之朝見此豈弟漢文短喪虧孝傷化惜哉傅元妄阻鴻議

羊祜

傑士晩達廉讓易虧我褒司徒不忘淍阿旣乖夙心克終台輔故宅風摧縣絲塵斁伊古有訓以人事君避嫌遠謗豈節之純猶嗟司徒启事在褒屈抑之士微君安歸

山濤

城陽將種勳在漢廷錚錚僕射肖其家聲重華受禪乃方桓靈甯非欲辱帝歎不驚一言之容臣主俱榮我懷汲黯彌歎鄉生平津在旁臣卑當刑敬告有位勗哉交成

劉毅

志烈才儁終摧鳳羽嗟哉步兵保身良苦壞牆治郡乘驢赴官飾行爲市匪君所安酒云忘憂乃更悲涕惟拒勢婚藉茲醇醴心孤跡晦大昌其詩遺音誰嗣悠悠我思

阮籍

高士好游弱冠不學聖善承訓一言而覺修名旣立外慕丞捐埶云處賤非居之安孰云貞疾非壽之原徒曰委心其然豈然道因文見悳以靜成顧謝莊老是爲幽貞

皇甫謐

子上肆虐戮道護前義非幸士恥其戴天哀哉孝子坐不西嚮庭柯謝榮驚雷收響眷戀邱墓寇來不遯福禍變常天高難問於虖孝子遭難罔恫父以殭死安用考終

王裒

羇宦多感鄉思轉深況逢搖落秋風在林菰菜蓴羹復

何足道客緒蕭條遂爾褒抱未知吳中孰君故人應有清酒爲辭洛塵賤老相尋榮壯俱去達哉季鷹善處遲莫

張翰

烈烈豫州擊楫渡江既定譙城遂破季龍渾河以南盡爲晉土鋒刃之餘克善褒撫枯骨銜恩荒田闢莽宰哉遺黎遇此慈父天不右國妖星乍明云亾之悲豈惟武鄉

祖逖

江左名世溫生堂堂玩敦於掌鳳譏不行跡其才智近乎縱横豈知求仁亦貴有術吾舌猶存非卿可拔功名

之際悔吝所生苟无之學術鮮能持盈辭政歸藩君子之
成

溫嶠

安西守節強藩內忌侃侃爭言彌乖逆志涉險不驚忠
信足恃鳳德懷鴞豈徙天祐鎮軍無機渾然天民風動
帳開乃見嘉賓省書輟哭遺疏舉親此父此子厥義惟
均

郗鑒

巖巖忠貞嫉惡若讎子臣兩議名教是憂奏推澄鯤坊
民以禮彼哉導亮何足語此敦既作賊晦亦凶終我識
王謝未稱名宗懿歟忠貞妻義子孝是爲高門全家蹈

道

卞壼

元言羣矜實學將廢皝皝宏農許鄭是繼宗經述聖何擇之嚴擁彗企躅何言之謙策員骨習道無悖吉古皆有死願盡今日悲風蕭蕭城南之岡應有雲螭迎君帝旁

郭璞

名卿拒諫勝情妨要寇至登山事同休笑右軍高曠實異老莊三書論事炳何煌煌貞觀好文傾心書翰遺大稱小疑乖素願臨流感逝望遠傷離我游蘭亭愴焉悲歌

王羲之

文靖柄政恢廓自喜信天之極誕受嘉祉不憂不惑既安既夷自抱仙骨學步則非抑聞在昔相策羣才簿書期會吏胥所能曰勤與愼非道之該由斯以譚夐乎遠哉

謝安

沒世無稱君子所懼鍾鼎既乖爰有造箸柰何盛年好及博奕隱雖無文志言可采題戶書紳佩茲良誨寒檠照夜如日之升我贊晉賢附以平陵媚學之士庶幾可興

王隱

我聞先聖論定逸民孤竹而降寥寥數人猗與壽節非君不仕徒曰名孫淡之言志文辭之美婦孺所欽徒曰閒適未爲知音嗚呼靖節晉邪宋邪不知有漢言之慟邪

陶潛

周保緒書贊 并序

黃生承谷好藏保緒書暇日出以視余詫爲絕特亦嘉黃生之能自得師不可無以輔其志乃作贊曰

緊儒生之一藝紛異說之百端誠首涂之是謹諒筆正之有源昔冉氏之多能孔聖亦爲之永歎旣琴乖而劍棄聊寄興於柔翰操縱適度眄睞四周雄虹雌蜺左旋

右抽鏘鳴珂於逸足馴野鶻於勁秋遠而望之若蓮苞乍放迎朝暉而振采近而睇之若蘭心初展滋曉露而未收吾聞信此者紬彼徇人者喪我惟譽惡而毀喜斯古即而今離矧斯邑之合體將姑舍乎繇羲奚許史之屏障足惑志而有他願即小以箴大慰岐路之滂沱

書胡逢源事

胡逢源字資深無錫人早喪父母育於世父世父無子歿當後而逢源故無兄弟遂兼事徐吳兩孺人吳孺人者本生繼母而徐孺人即所後母也族之人有爲蜚語間之者兩孺人相語曰吾子豈有是哉曰然吾子決無是也族人聞之大慚曰吾以彼非腹出也今而後不可

復見兩孺人

陸繼軫曰婦人於非所出之子多不能無歧視者胡氏兩孺人可謂賢矣雖然逢源何以得此於二母之間哉觀於譏愿改行而知孝之感人深也

書豐縣訓導趙君事

趙君鍾書字守田武進人官徐州豐縣訓導嘉慶十八年林清之亂其黨馬朝棟等起曹州既戕曹令姚國旃旋掠定陶定陶令賀德瀚戰死城武單豐大震君時在府聞警卽日馳歸豐呼門而入豐令張𤑺琮𤑺君手歎曰君獨身在官寇且至適奉檄他往幸也乃肯來就死地於是同官咸感奮誓盡力擊賊賊聞有備不果至二

十一年秩滿引見奉
旨以知縣用凡待次五年卒年六十有一子仁基有文
行與余善
陸繼輅曰吾家與趙氏交四世矣趙君訥訥然言嘗不
能達意又素不習騎及激於忠憤乃能縱馬絕馳一日
行百五十里使所遭不幸與張巡還守睢陽何以異孟
子有言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於虖豈不信哉

東河候補縣丞趙君墓誌銘

趙君諱學彭字子述武進人尚書恭毅公申喬五世孫
也高祖熊詔進士第一人官翰林侍讀曾祖侗斆兩浙
鹽驛副使祖繩男刑部郎中父球玉國子監生母陳君

年十二三時軀幹短小而進退揖讓具成人之度余嘗笑之後數年刑部君寢疾君世父懷玉方官青州同知君晝代監生君治家事接見賓客夜入侍疾終歲未嘗貼席臥復以其閒讀書屬文口不言勞而貌亦不加瘁余始心儀之謂君精力過人他日宜可肩鉅任重又數年君已遍交里中賢豪長者屬有緩急不量力而任之必濟事而後已余益以自信余言而歎恭穀之澤之未有艾也君善飲既醉益溫克每有讌集余好與同座辨論往復不已甚或負氣陵出其上忽見君默然旁坐若有所甚不適於體者始瞿然覺之急自斂抑君乃視余而笑酬對如初蓋君於朋友閒勸善規過用意類如此

故雖甚諒直未嘗有忤君以博士弟子員應鄉試者三京兆試再輒不售入貲爲河丞又以家事久留十年始往待次時河南巡撫姚公祖同察吏嚴嘗欲檄君監督料廠而未信君可任君白姚公某世受

國恩官雖卑猶當持面見祖宗於地下願公勿疑久之卒以廉慎見知故事河丞四遷至總河姚公每舉以爲勗嗚呼恭毅之業遂不可復見於君耶何造物者奪君之速也君早喪陳夫人監生君性疏曠不問家人生產而座客恆滿君侍養無方故監生君得早棄舉子業頹然自放爲樂今青州君亦病溼不良於行君從弟氶侍疾謹一以君爲法嗚呼觀君之觀感於家者而君之於

仕益可信矣君以道光元年月日卒於開封寓舍年四十有三越二年月日歸葬某鄉某原娶同縣劉氏大學士文定公綸女孫內閣中書舍人召揚女妾張氏並守志男子子三人長綿祺殤次延祐次承禋爲叔父後女子子三人銘曰

君於同輩齒最少方意余他日死當以身後屬之於君而余乃銘君之墓也嗚呼悲君志之未顯冀徵信於余文

山東曹州知府吳君墓誌銘

嘉慶十八年逆賊林清等乘

大駕幸木蘭將以九月十五日潛入

禁城爲亂而其黨之散處於山東河南直隸者同日起兵應之河南賊首曰李文成牛亮臣起滑山東賊首曰崔士俊起金鄉曰馮克善曰徐安國起曹定陶直隸賊首朱成貴等起東明長垣開滑令强君克捷捕得李文成牛亮臣署金鄉令吳君捕得崔士俊羣賊知事泄倉猝起不獲與林賊如約二君之功大矣然李牛二賊破獄出城陷强君死之而金鄉晏然緫統無分兵輸餉之勞得與楊公遇春等專力破滑所謂曲突徙薪者非邪於虖君負才名三十年顚躓坎壈愛憎之口互有異同而卒能自見如此然則瓌奇之士固非目論者所得而測識邪君少孤貧年十八卽獨身走京師謁諸父執諸

父試或延見或否而王少司寇昶獨奇之爲取婦留館邸第最久後又受知於朱學士筠陸撫部燿與懷甯余鵬少雲同縣黃景仁仲則齊名京洛三君者才日益奇遇亦日益困仲則少雲不勝其憤先後客死而君嘗從王陸二公習章奏律令試挾其能游秦晉間聲大起資傭値以養母稍稍買宅市裘馬爲豪士君年三十識余楊荔浦倫座上欲與爲友時君方以

純廟南巡獻賦拜文綺之

賜名藉甚且年倍長謝之又八年始與定交於鄉試號舍自是有無相通患難相恤疾病相扶持二十八年之中雖屢與君別而箋疏規勉間以駁辨月或一再往復

今尙存篋中而君已長逝於虖爲可悲也君客晉垂二十年磬所蓄貲入戸部以知縣注選次後不得除復大困同學少年或外擁節麾內參機務下者爲廉能吏有聲君鬱鬱無可藉手乃益揮金錢盛讌會飛騰綺麗以自遨放所稱貲積數千金旣償不如期頗見窘辱而君處之泰然誚君者口日益衆雖知君者亦相顧咄詫不能置一辭久之南河大工需人君將往投効余及徐君準宜莊君曾儀丁君履恆攜酒脯餞之飲次君泫然曰僕以辭賦竊譽誠過當然尤善制舉文雖諸君不吾知知之者獨伍𦒱學士法式善耳因出十一科落卷呼其子孝釗至使藏之君遂行留南河二年工竣敘勞以本

班發山東試用累署聊城郯城泰安卒未真授最後署
金鄉遂邀
特擢君之署郯城也余往省之郯人方臚君德政求文
辭壽君余至遂以屬余余亦喜君政之足以傳余之文
也爲著新樂府十章郯人大喜余畱郯三月將歸會君
亦以母喪解任郯人送君者至持余而泣其後四年余
自鄒門還過郯郯人聞余至爭來問訊因告余以君守
金鄉事已而悵然歎息有出涕者謂君官貴不復可作
郯城令也君既全金鄉論功升桃源同知
賜花翎未抵任升曹州知府君素有痞疾引
見時方劇

上知爲積勞所致也

嘉歎久之君至曹自以小臣受

主知無可報知府責在察吏然非自律嚴無以率屬於
是儆衣惡食深自刻厲然後創爲一年兩考之法凡州
縣有所施行及聽斷纖悉箸籍以聞於府府次其弟以
聞於行省行之數年吏治淸肅爲十二府州最論者謂
君旦夕當任方岳而君再失官再復遂終於曹時

今上建元之八月四日也春秋六十有五明年月日歸
葬某鄉某原君諱堦字次升武進人曾祖馮栻翰林檢
討記名以坊局升用祖正琳父炎舉人兩世俱以君官

贈朝議大夫祖母龔氏母潘氏俱

贈恭人妻蔣氏繼妻莊氏妾壯氏程氏丈夫子三孝鏊湖南候補典史爲世父後孝釗國子監生孝鍼福建候補府經歷女子子一吾友蔣學沂其壻也孫二悌澤悌澄孝釗以書來告葬且乞銘嗟乎方川楚敎民習教時意在斂財而已非有潛伏若斯之衆也非有內應如劉得財楊進忠其人也然而軍興至五六年縻帑至億萬萬計而後廓清使當時牧令盡如吳君但各保所治不軌之徒固已無所容其頂踵矣君之功既上見
明詔其鈎致調遣捍禦之精詳復具於盛君大士周君濟之所序述書生之效於斯偉矣君其可無恨君遺書曰禮石山房集都五卷曰手治官書曰金鄉紀事各四

卷又少時通曉音律著樂府三種曰皖江雲人天誥護花幡銘曰

孰進退之悠悠者人邪孰顯晦之昭昭者天邪我銘君藏固君夙昔之所命也而惡知其言之信邪

山東泰安知府完顏君墓誌銘

嘉慶二十五年泰安知府完顏君以疾去官四月日卒於南皋旅次春秋四十有九赴至余既爲位而哭其明年道光元年十月孤麟慶等復以書告葬且乞銘謹按君鑲黃旗滿洲人諱廷鏴字衡伯祖期成額刑部左侍郎鑲藍旗滿洲副都統祖妣舒穆魯氏繼祖妣戴佳氏父岱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

贈太常寺卿妣索綽羅氏生母陸氏君娶常州惲氏惲恭人有兄曰秉怡余友也故余因惲君識君時嘉慶六年君已官蘇州同知同旗居太常公喪在都虞司行走而戴佳夫人猶在堂素賢惲君惲君之友入都門者多主君家君與余及孫君讓洪君飴孫魏君襄周君濟尤相善每偕過君留旬日不去至解金帶質錢設酒饌戴佳夫人聞而甚歡余下第將歸入辭夫人夫人坐受其拜跪掩涕久之君亦侍立泣下君諸子皆環繞攬衣不聽余行後君之官浙中過常請謁吾母林太孺人太孺人出見君如余謁戴佳夫人君補溫州知府余復偕計吏入都君時時遣人起居太孺人餉朱提及土物太孺

人介不輕受人施獨於君無所卻君官溫州葺講院興水利又擒治大猾彭祥履等士民德之凡在溫五年奉諱佳夫人喪回旗溫人爲君私建生祠因譜君治蹟藏祠中其署卷首曰去而益詠者儀徵宮保阮公元撫浙時所書也服除以元官揀發山東初至署糧儲道旋補泰安泰安方旱君竭誠祈請雨遂霑足後數年所屬張秋被水君徧歷鄉村散給口糧復獨俸製絮衣數千領災民獲全又數年有飛蝗入境君禱於神蝗一夕投汶水中悉化爲魚余嘗過君泰安泰安民爲言君德政甚具豈意四年之別而余遂銘君之墓也其可慼也夫初諱佳夫人有子曰泰才而早逝泰之子曰廷錦幼殤於

法不應立後君欲慰大母意以次子麟昌後之君性澹泊於聲色狗馬輿服一無所嗜惟篤好客客至置飲連日夜不倦閒爲詩及詞皆清婉可誦亦頗好奕顧不甚工余嘗笑之綜君生平孝謹廉惠悉出於至誠宜享大年高位而皆不果嗚呼其可慼也夫君三子麟慶嘉慶十四年進士日講起居注左春坊左中允麟昌武備院主事麟書候選通判女子一人內務府主事衍勛其壻也孫二人崇壽崇實女孫六人麟慶等以某年月日葬君某鄉某原銘曰

於

皇勤民首重良二千石嗟吁完顏君年不稱德我銘其藏爲天下惜

六品銜王君墓誌銘

王君諱炎字廷揚合肥人也年三十餘家尚貧志鬱鬱不自得值歲旱富人議私賑久不決君出見饑民乞食道上老弱顛躋歸而憤甚盡毀其釜甑益益家人驚莫敢問鄰翁程箴者亦尚義士也獨字謂君曰廷揚欲异饑民俱死耶無益吾觀君非長貧者姑待之耳因遺君爨具薄葺始得炊君雖貧然好直言已然諾鄉人重之會君之子且長沈默有信行閒昇人買分財利秋豪無所苟因假貲使自爲之數年致千金悉持奉君君稍稍

得行其志凡縣中有災荒繇役若興作當醵貲君嘗爲倡嘉慶戊午今湖南巡撫左公輔請帑修築縣城司事者出入乘肩輿設食雞豚酒醴備具月費至數萬錢君心非之屬以他事去而余兄之子燿遷來客縣中遂與君同受左公屬兩人既任事辨色起各自所居步至工所會食盡湯餅一器日昳迭出懷中錢市寒具不托之屬啗之復徒步去比蔵事會計出納兩人不支一錢左公大驚歎燿遷君於人少所可人亦苦之不樂與共事者也至是與君交甚驩余聞君名於燿遷亟二十年後選合肥校官始得相見君已老行步攲且然不肯扶杖每過余余自下階掖之以登而君以燿遷故執禮甚恭

時忠義祠久圮余以語君君與程君共葺之頗完固道光元年初夏君寢疾余數數過視君君亦無所苦但不欲穀食以六月二十一日卒春秋七十有六提月程君亦以余之將至合肥也以書求友於左公左公疏君及程君等數人姓名爲報其後鳳穎同知陳君斌罷官將歸道廬州爲余言縣中善人長者亦首及君二公皆前官合肥惓惓於舊治者也余卽與君不相知猶將因二公之言以信君之行而況及接杯酒殷勤之歡飫聞其正言讜論者哉若程君之好義與耀遷之廉介自喜亦皆人所難能輒并及之冀以風世而君之爲人益可知矣詩人有言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吾於君之歿所爲晞

嚧流涕而不能自已者又豈徒兩世之交爲可念耶君之先故涇縣人遷居七世矣大父信父又鰲君娶於某丈夫子一人國琇孫二人世麟世麒世麟尤向學從余游曾孫一人國琇以某年月日葬君某鄉某原銘曰

不任恤古有刑律所無盍治經猗嗟王君志竟成亦狂亦狷難可名虞公之孫字升卿我銘君室心丁甯

山東青州同知趙君墓誌銘

道光三年二月庚申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武進趙君卒越三月赴至廬州繼輅既爲位而哭四月君子昃復以狀來且云葬未有期願吾子預爲銘以待事於呼君之終先君執友交游與其及門弟子於是零零盡矣夫

以繼輅失怙之早吾鄉善人君子之多先君從游之衆而及見其盛繼歎其衰終悲其盡則繼輅亦且頹然而將老矣宜亟徵銘之遽也君諱懷玉字億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恭毅公四世孫於翰林侍讀熊詔爲曾孫於兩浙鹽驛副使侗繳爲孫於刑部福建司郎中綱男爲子毋葉宜人君之以所業質先君也齒最後先君既好劇譚豪飲一日無客卽悵然不自得又愛偉君每君至輒喜促置酒夜過半始別去以爲常逮乾隆四十五年

純廟南巡君獻賦

行在蒙

召試

賜官先君猶及見之而君年已三十有四矣君既得官
嘗一入都候補旋以葉宜人喪歸歸十年復出應禮部
試下第留內閣行走又一年實授中書舍人當是時誠
謀英勇公與襄勤伯同爲大學士而君爲英勇公所知
薦充軍機章京不果擢侍讀又不果嘉慶五年俸滿改
外六年至官七年署登州知府再署兖州八年刑部君
棄養遂不仕凡里居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吾鄉自唐
襄文以文武幹濟之才効忠前明恭毅繼起首爲
本朝名臣二公所詣不同而同致通顯蓋襄文以通恭
毅以介襄文如長江大河無不容納恭毅如高山絕壁
特立千仞然繼軺所見乾隆嘉慶間偉人奇節讜論震

動一世其始大率以襄文爲宗惟君篤守家法而稍變其巖峭爲安雅廉讓故於仕極進怯而退勇於乎失時之惜孰與失已以是見恭毅於地下抑亦庶無罪悔矣君知名最早弱冠應京兆試即與諸老輩抗顏爲友雖儀度嫻謹而持論侃侃未嘗以年位自絀其後家居日與里中少年賦詩飲酒亦自忘其爲大父行也繼輅少於君二十五年又與扆及扆從兄學黻學彭交相善不敢與君爲儕而君以先君故弟畜之自君病溼十餘年不廢於行繼輅等嘗詣寢室起居或以事數日不至必相召召而不往必大怒既見即又大喜繼輅之官廬州君舁籃輿送別握手唏噓謂將不復得相見也而今果

然其可慼也夫君娶於金生四女又娶於張又娶於沈生二子長即歿次日添丁幼殤歿之子日蓮祥君生平無所好客來飲酒客去即讀書所著亦有生齋文集五十九卷續集八卷斂氣就律肖其爲人銘曰

躓而趨不如行之迂是爲文而儒非才之徒子孫守之愼勿渝

張克家壙誌

張君諱承構字克家陽湖人父浩副榜貢生河南候補通判母陳繼母莊君少孤育於莊氏莊安人之父邠州知州炘余舅子也而君姑之夫惲君敷又與余善故君習於余嗟乎余來合肥四歲矣歲得朋書袠百許函

其中報以某人襲某疾死某所函常十之一積而計之不下四十餘輩相知之深者爲位而哭次者出入徘徊咄咄獨語竟日晦而息往往夢見其人言笑如平生不知其已死也或知之哭而醒值秋雨蕭瑟風聲蕭然追理夢境與往事相雜不可辨以爲中年情事大率如此然亦有少壯無疾病而其人留之有用於世者如張君尤可悲也君事繼母孝然嗜酒每醉歸莊安人坐待已過夜半戒之不改莊安人恚而啼則大悔自恨投地搏顙血出被面矢不飲久之稍稍不自禁復出從酒人游然不敢滿觴漏再下輒自引去不可留君嘗語余事親以服勞奉養爲孝不當有所修飾君故不學余爲陳說

禮經溫凊定省扶持之節愉色婉容之義君嘿然良久曰如此不流於僞乎余笑曰子殆告子之徒所謂仁內義外者也因誦論語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君變色起立驚怖無以自容趨歸告莊安人自以爲乃今得聞道君精力絕人其外舅官商州知州君自西安往省急疾馬上一日馳三百里憚君嘗欲爲君入貲以丞簿注選會後期不果而君竟死年三十有二余既僑居多感又哀君之可與爲學而天奪之年乃爲之銘亦以紓莊安人之慟俾刻以葬君銘曰

君不學而孝親而親仁而勇於自新我銘其藏以詔學人

張童子壙誌

張童子名昌耤字端甫華亭人大父與鏞嘉慶六年舉人無爲州學正父祥河二十五年進士內閣中書端甫五歲入家塾能辨四聲稍長讀春秋左氏傳爲氏族之學未成書而殤年十有七於乎張氏自贈尚書府君淇逮今中書舍人著書五世矣端甫早慧復有志於此宜造物之靳之也余與學正君交相善書來告將葬於先塋且徵銘不可無以紓其慟銘曰

汪錡殤聖所與五尺軀志千古橫雲之麓幽且阻百年無閒媿茲土

瑕珍壙誌

叚珍字小崇常州黃氏女年十六事大母甚婉順習書亦甚慧父曰昌慈吾出也以從九品待次浙江嘗權德清典史典史秩至卑然能爲民禍昌慈在官期年徒隸感化以貪暴爲耻其還會城也獄囚三日哭百姓男婦走送塞塗後至者呼而馳肩輿所經戶設香鐙水鏡余聞而怪之時昌慈年三十有七未有子吾婦語余明年姑抱孫矣余應曰然已而書至一妾死書再至叚珍殤道光三年九月八日也余客合肥無由即與吾姊相見懼昌慈未能平其心於憂患以甯偏親之起居乃爲之銘俾刻以葬女亦以益堅昌慈之志而紓吾姊之痛銘曰

天壽自有萬古奚百年之足云談笑啼於修短非彼蒼之所聞既爲善非以求福兮詎終怠而始勤

楊君妻史孺人權厝誌

嗚虖士之負才而窮於世者多矣然如孟子所云勞筋骨餓體膚知命之君子猶能安之至於離別死喪摧傷其性情而生人之樂盡矣嗚呼何其酷歟吾友楊大墉伯厚年未弱冠即傭書襄漢間蓋與同縣史氏論昏幾二十年而後娶娶未三年而史孺人歿是爲伯厚之才宜處人生至困之境而因以禍其妻耶抑爲孺人之賢能安伯厚之窮俾伯厚不改其樂而反以禍伯厚耶是安可知也而且孰歸其咎耶孺人諱壽生字子偕陽湖

人父藻章故容縣典史典史君之母莊太夫人於先君子爲中表女弟故余知孺人之賢而喜伯厚得佳婦乃竟不獲偕老其卒也以道光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年二十有九是年月日權厝於城南之原子一人轍孫銘曰其德也孰篤之其天也孰促之我求其故而莫余告也嗚呼

邵蘭風哀辭

道光元年五月五日昭文邵蘭風卒春秋四十有九於虖哀哉當乾隆嘉慶閒常熟昭文文學尤盛孫原湘子瀟蔣因培伯生並倜儻自憙意不可一世蘭風年未冠操筆與角兩君心服遂齊名其後子瀟成進士引疾去

館至今未眞除伯生由他塗爲縣令旋以得過失職而蘭風終於諸生三君子者其豐於才而嗇於遇一也然蘭風非徒負才尤勇於爲義嘗應順天試被落留居京師族子某聘宛平某氏愆期久貧不能昏婦家以爲言蘭風盡鬻其衣裘車馬僦屋宣武門之南馳書召族子至迎娶如禮因留其夫婦婢媪給衣食甚具久之不忍遣去迨族子生子數歲蘭風亦再試不售困甚乃使附漕艘先歸余交蘭風二十四年時時與蘭風別最後別於宣南寓舍不相見者又四年今春蘭風書抵合肥云苦左臂麻木余報書以止酒爲勸嗟乎造物者既嗇其遇矣豈復促其年耶而不虞天之不可測一至於此也

往余刪定舊詩凡與蘭風往復之作適皆不錄蘭風展
閱竟意不懌猝語余曰吾名乃不見於君文余笑曰繼
自今有作輒存之未文也然四年中卒未有作今乃爲
辭以哀蘭風蘭風諱廣銓字甄士弟四邵氏世以文學
通顯有名齊燾者學者稱叔宀先生從祖也祖齊然父
垂憲母馬夫人妻錢氏子曰淵嫩辭曰
嗚呼今日何日兮痛左徒之自沈越千餘年而悲未已
兮乃復喪我蘭風信乎爲不祥之日兮雖生百孟嘗而
何足以解萬古之傷心嗚呼哀哉子與我俱弱冠兮初
相見於金陵怨秋氣之蕭屑兮忽流霞之滿庭璚簫兮
玉遂墮天花兮瑤席招麻姑兮捧觴閒雙成兮行炙染

山翠於高鬟兮擊圓靈於遥夕逮都門之亞姤兮蔡豪氣之漸除方迎夏之多感兮飲天橋之酒樓孰先醉而悲來兮撫靑琴而懷舊有櫻桃與芍藥兮進石華之廣袖日向曉而戒途兮乍倥偬而容與照塵顏於桑乾兮見高寒之玉芋羌隱隱而闐闐兮紛雲軿之來下子偕返於碧城兮夜漫漫而獨語悟爲歡之無幾兮並離憂之難再茲人天之永訣兮顧緘愁而坐對嗚呼哀哉雖子身之久困兮文采爛其被體天旣玉汝於成兮乃今而逸子以死不可謂非天之厚子兮子毋悲於朝露當求屈子之魂而爲之友兮發餘芬於蘅杜諒修短其同盡兮泝湘江兮余將渡

趙君繼室錢孺人哀辭

孺人錢氏諱湘字季蘋陽湖人先外舅舞陽府君女歸同縣趙仁基厚子以道光二年十月廿二日卒年二十有六嗚呼哀哉舞陽府君四女惟伯昇季所適貧薄余嘗戲述吳桓王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爲壻亦足爲歡之語昇厚子相視而笑然余昇厚子既以貧故不恆其居出游輒數千里留或四三年其居室之憂傷勤苦爲吾兩人所不及知者雖吾妻昇孺人亦且不能相喻而孺人尤荏弱遂不幸而至於死也嗚呼是得盡委之於命邪孺人之歸趙氏也逮事君舅訓導君訓導君故孺人舅氏亟稱其孝其卒也所生女幼不知哀而前

室之子慟哭不忍聞錢氏諸女並讀書如男子而孺人最慧所著樂府數十篇悽惋殆不可卒讀嗚呼以厚子之賢而有文與孺人之澹泊無所歆羨而所遭不幸卒以損其年命則凡有志行如孺人而窮而未至於死者益何以自解而長逝之痛爲無窮期矣余聞孺人之喪已自有不能已於言者會厚子來徵文乃爲之辭曰

謂才之妨命兮德又不足以永年嗟斯人之薄祜兮孰當其懲誠榮樂之易盡兮集悲喜於遺編

從孫申右哀辭

申右名嘉應先考恭城知縣陸府君曾孫先兄桐廬知縣諱繼夔孫從子國子監生耀遷子其少也嘗從先友

莊君曾儀受經略皆上口以家貧故早出傭書學未竟然性好篆刻見漢魏私印輒仿爲之往往亂眞人以石來未嘗以事辭道光三年十月廿九日卒於婦李氏年四十有八子佑騂先卒以兄子佑騫後十一月赴至合肥哭已爲辭以哀之辭曰

上章之歲斗柄指西汝來省吾一室斗方兩榻磬折牽舟岸居擁衾夜譚閒以悲歎時復笑呼我初去鄉形神刺促如囚在拘自汝之來魚游圉圉稍自展舒官舍偪仄舉動棖觸坐炭負塗自汝之來人影鐙光乍歸故廬匱逾十旬母疾遄返握手唏噓汝指庭樹行當復來期桃始華何圖不弔洊丁大故旣哀旣孤甫及蚤鬋再膺

酷罰殃逮童烏頫仰慘痛人離鬼狎二豎睢盱沈疴經年泉臺在望跛不得趨恆軀委棄圜扉大開匪戚而愉於虖哀哉死孝死慈義何所附而頹而軀譬草一莖曷培以茁孰刈使枯高高者天禍禍之宰詎殺不辜猥以骨肉不勝大願乞觀爰書於虖哀哉

廣西永康知州方君年六十七行狀

曾祖辰徵仕郎翰林檢討

祖宏度文林郎大名教授

父徽未仕　贈奉直大夫

母江　贈宜人

方君諱聯聚字樹星大輿人檢討君之父官江南分守

蘇松常道布政使司參議有惠政既歿貧不能歸士民願割宅以居者甚衆而檢討君前已論昏於武進徐氏遂僑居焉君中式乾隆五十一年順天舉人六十年大挑一等試用甘肅知縣涼州有疑獄五年不決君至一鞫而服大府以爲才得超委畀署安化碾伯靖遠靖遠有瓜果之供爲民累君罷不納首令移書索之方與往復辨論而君受代還會城旋因有兵事奉檄隨營差委未至前一日官軍潰於秦州督部夜馳入成縣城君聞改道詣成上謁會督部方急求一書記草奏稿不得君至甚喜因授以意言乘月追賊殺數千人忽雷雨猝至不辨彼我亦折兵數百人君知其辭不誠謝弗習當是

時川楚賊方熾出入蹂躪鳳翔秦階之間而禮縣最當其衝遂以君署縣事賊首張漢潮王三槐等時至城下或仰攻數日去君守禮縣九月屢瀕於危然遠村難民至輒啟關納之或以爲疑君曰城以衛民此固禮縣民也柰何棄之因下令各鄉因山築堡以備賊先是有某將軍者素不輯兵所至擾奪居民衣糧羊豕嘗過禮縣呼門欲入百姓驚懼君乘城與語請屯兵城外而城中具芻秣犒師將軍怒曰吾率大兵逐賊兼爲護汝城而來汝何官而敢拒我君曰逐賊護城俱應距城結營爲犄角之勢安用入城某官雖卑然有守土之責去留生死俱在將軍耳城不可得開也將軍語塞飭其衆屯於

城西已而語人曰行軍以來所見强項令獨一方君耳君既全禮縣城又前後獲賊目數十人功皆未敘既受代特委署階州階州直隸州也尋又以勘災會忤上官意借補肅州州同有王方伯者從容問君論語誾誾之義君應聲曰誾誾和悅而諍也方伯默然蓋君生平爲學以剛毅節儉爲本所至倉庫無絲毫虧缺自度得禍止於失官故能必行其意不爲非理所屈而愛君者或持剛則易折之說以爲君規豈知君者哉君既處閒曹久之時論頗不平大府亦旋悔復調君成縣成卽前督部夜馳所入城也君因彫敝之餘勞來安集稍稍葺廬舍事農桑約法疎略吏民大和然後擇其秀者自爲

師課之凡在戍六年訟幾息嘉慶十一年大計卓異入
都引
見歸調平番平番地當孔道迎送絡繹自君至過境者
皆戒其從騎方君為平番矣慎母擾彼性剛不汝恤也
明年擢靜寧州將上事以母喪去官服除謁選值廣西
請發州縣君與焉初至署蒼梧梧州方有水災方伯來
勘從者索供張食具費不貲君自出慰諭不可語益肆
君大怒叱隸出索縶之往見方伯曰公以水災故按部
至此見餓殍縱橫雖有珍膳當不下嚥而從者橫索如
此此必非公意也特縶之來請公責之方伯不懌徐曰
君獨不可自責之耶君起立應曰諾趨至階呼隸牽入

杖之方伯大慚怒他日言於大府而大府意奇君方伯亦適以他事罷去君在廣西候補三年署永安州又署定明州定明與安南接壤而所屬有四土州君議上宜與革者數事皆不得請君歎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吾將終緘其口乎二十一年補永康距會城二千餘里民俗椎魯君爲之期年比屋聞讀書聲矣而君屢乞致仕二十五年二月始得請代者至君喟然曰吾乃今知免矣會當暑不得行以是年八月己丑卒於永康寓舍配宜人馮氏丈夫子二人履籛嘉慶二十三年順天舉人履鈞先君卒孫一人君前後爲州縣二十五年所建樹亦足表見於當世矣而一時賢人君子相顧嗟咨猶以君

位之未顯不克盡其胸中所蘊蓄又幸值
今上不次用賢之時而君年力未衰乃竟不獲緩須臾
以待爲可惜也道光元年四月履籛奉喪歸常州八月
以書告於其友陸繼輅曰
朝廷方修一統志凡儒林文苑循吏列女皆得陳狀史
館謹條具先君事實屬之吾子繼輅與履籛定交十有
三年其立身行己皎然不欺知非緣飾以誣其先人者
因刪次其辭又證以平日所聞與今士大夫之所歎惜
爲狀如右俟傳循吏者採擇焉謹狀

祭劉編修文

於虖醇甫柰何死耶以子之賢而止於此耶造物之意

吾知之矣詔子於世亦何所補徒使子哀樂之交攻而進退之多阻何若逸子於冥漠之宮藏子於重泉之下然則子之體魄陰爲野土乃子之神明昇天游而無窮者邪蜀山之岨峿漅湖之空濛亦僊眞翺泊之所而曷不翩然過我於荒煙蔓靄之中

祭黃氏六姊文

嗚呼孤兒無父孤兒無母孤兒無兄獨有一姊緊姊之賢猗哉女士令德考終見我怙恃生人之痛曷云能忘聊述往事奠姊一觴我生不辰早罹慘毒惟詩惟禮母督兒讀姊依母膝環此一鐙夜闌繡倦四體凌兢母出扂戶風雪交飛姊勸母息我告母饑姊探裹中蒸餅猶

熱我飽而寢程課罔闕凌晨母起喜見朝陽呼我倍文
厥聲琅琅一字之誤姊懼母瞋母或予杖姊涕先零我
擅文譽姊抑其狂我輕詆訶姊懲其剛才不炫俗和不
毀方凡姊訓辭焉用不臧我初出游弱冠逾六姊常歸
甯時母寒燠逆偕計吏征車載遙姊供旨蓄非夕伊朝
生男何喜生女何悲如姊之孝足慰母懷惟姊之孝豈
徒能養婉婉其容嗛嗛其讓今我不述疇知姊賢微姊
之賢益彰我德嗚呼哀哉姊性明決尤惡矯誣黃故積
爾祟信虛無動捐千金以資浮圖姊嘗遘疾兼召醫巫
巫言厲鬼實繇有徒姊怒而哂揮巫速行恣鬼所爲不
設一羹宛若强諫臧獲夜驚姊堅不從疾乃大甯厝維

之歲風摧慈竹姊亦驟貧賣田及屋泣告先靈爲子入貲孤子廢學負舅作師子學雖輟夙知母心一官鴻毛入水不湛吳興守尉將還虎林男婦夾道泣淚橫衿有水一盂有鏡一奩持此爲餞肖君清廉姊顧而喜外祖是誨有初匪懲戒爾終愆吾師（蔡鴻臚之定）執訊報我所覯發函咨嗟師不妄譽何圖不弔爲善降殃理遭其變欲排天閽嗚呼哀哉聞姊之終遺言靡失一如先妣自知亡日死而無知恆幹奚惜死而有知歡然幽宅有父有母有舅有姑朱弦復調荆枝再華鮮民之生如死之久從姊而逝于義則否嗚呼哀哉勞薪速燼冬暉易徂矧浮生之多別果孰存而孰俎庶貞靈之無渙永頁覿于

淵涂

崇百藥齋續集第四